

在哀婉中寻找希望——《穆斯林的葬礼》的悲剧美

马雨薇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长春

【摘要】《穆斯林的葬礼》以两代人的爱情悲剧为框架，讲述了中国穆斯林群体生活和心灵历程。作者霍达以她独特的视角和深邃的内涵，通过讲述一个普通穆斯林家庭的故事，揭示了这个群体在中国社会中的历史和文化轨迹。本文通过描述故事中的人物情感纠葛，分析了作品想要表达的对社会、文化、人性的反思，以及这个爱情悲剧所体现的悲剧美。

【关键词】《穆斯林的葬礼》；爱情悲剧；悲剧美

【收稿日期】2024年8月17日 **【出刊日期】**2024年9月29日 **【DOI】**10.12208/j.ije.20240064

Seek hope in mourning—the tragic beauty of *The Muslim Funeral*

Yuwei Ma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angchun, Jilin

【Abstract】 *The Funeral of the Muslim* takes the framework of the love tragedy of two generations, and tells the life and spiritu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Muslim group. With her unique perspective and profound connotation, the author Hoda reveals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ajectory of this group in Chinese society by telling the story of an ordinary Muslim family. By describing the emotional entanglements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st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flection on the society, culture and humanity that the work wants to express, as well as the tragic beauty reflected in this love tragedy.

【Keywords】 *The Funeral of the Muslim*; Love tragedy; Tragedy beauty

1 作品简介

《穆斯林的葬礼》以两代人的爱情悲剧为基本框架，展现了人性中最为复杂和微妙的情感纠葛。霍达通过这些爱情故事，探讨了人类情感的深度和广度，以及爱情在个人命运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种种挑战。

小说中的爱情故事不仅是情感的交流，也是文化、宗教和社会价值观冲突的体现。韩子奇与梁氏姐妹之间的爱恨纠葛，韩新月与楚雁潮之间的悲欢离合，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中展开的。这些爱情故事虽然各有不同，但都反映了人们在追求爱情的同时，不得不面对的社会压力和个人选择的矛盾。

在浅析《穆斯林的葬礼》的悲剧原因中指出，整部小说弥漫着悲剧的氛围，梁亦清为玉而死，韩子奇也是，而梁家上下三代人之间的感情纠葛在时代背景下更显错综复杂，民族的界限似乎是阻碍楚雁潮和韩新月的最后一道障碍，这些都是造成《穆斯林的葬礼》的悲剧形成的原因，（陈美畅，2021）^[1]。

2 人物悲剧

《穆斯林的葬礼》以细腻而强烈的笔法勾勒了三代人对人生理想的不懈追寻，这些追求构成了小说的核心主旨。作者霍达通过描绘一个中国穆斯林家庭的生活轨迹，反映了20世纪20至60年代中国巨大历史变迁期间，普通民众的生活和梦想如何被时代潮流所推动和塑造。这部作品不单是对那一特定时期的生动映射，它还深入剖析了人性的本质和社会结构。通过其独特的视角和情感的丰富性，它为读者开启了一扇深入了解中国穆斯林社会的窗口。

《穆斯林的葬礼》通过细致的叙述，展示了三代人在面对生活挑战时，对信仰和理想的坚守，以及他们勇敢追逐人生目标的故事。角色形象栩栩如生，性格鲜明，使得故事情节更加吸引人（胡献锦，2007）^[2]。同时，通过对这些角色的塑造，小说描绘了他们在社会变革和历史风云中所经历的心态调整、环境适应，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遭遇的磨难和挑战。

虽然这些角色最终未能达成他们心中的理想，但他们展现的斗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给读者带来了深远

的感悟。这样的强烈对照，不仅加深了小说的悲剧感，也使得人物更加丰满和动人心弦。

2.1 梁君璧的悲剧

梁君璧的生活与她的宗教信仰紧密相连，她对伊斯兰教义的坚定信仰塑造了她的人生观念和行为准则。作为一个忠诚的实践者，她将宗教教义作为生活的指南，无论是在私人生活还是社会互动中。她遵循着伊斯兰教的传统，包括日常的祈祷、斋戒月的守戒以及其他宗教仪式和节日。这种深厚的信仰让她在精神上获得了极大的支撑，但同时也带来了与周围环境的矛盾和冲突。对她而言，宗教信仰在她心灵引导和维系方面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

梁君璧坚守着婚姻的纯洁与忠诚，她无法容忍丈夫与其他女性之间的不当关系。面对韩子奇与梁冰玉之间的情感纠葛，她果断将梁冰玉逐出了家门，以这种做法体现她的坚决和权威，同时也折射出她的强势、无情和冷淡一面（王俊忠，2005）^[3]。这些性格特点不仅反映了传统价值观与现代观念的碰撞，也映射出宗教信仰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尽管如此，丈夫与妹妹的关系对她的心灵造成了深刻的创伤，这种背叛感让她在后来的生活中变得更加刻薄和控制欲强烈。

她对新月缺乏母性的温暖和爱意，将新月视作自己的“耻辱”。即使在知晓新月身患重病、命不久矣的情况下，她仍然拒绝了楚雁潮的求婚请求，他只希望能够陪伴新月度过余生，但她以回汉之间不能通婚的理由，坚决切断了新月与楚雁潮的爱情关系，这无疑加速了新月的死亡。即使在新月去世后，我们也很难从她身上看到真正的母爱和亲情。梁君璧的故事不仅是个人悲剧的展现，也是对人性深层次冲突和痛苦的探讨。

2.2 韩子奇的悲剧

韩子奇是作者极力塑造的核心角色，也是贯穿小说全程的主角。虽然他出生于一个具有汉族血统的家庭，但在他幼年时期，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朝圣者将他误认为回族的孤儿，收养了他。因此，他在传统的伊斯兰文化环境中成长，受到了深刻的文化熏陶。他能够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戒律，但内心深处，他的汉族血统始终是一个难以言说的痛处，这种身份的焦虑一直困扰着他，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才鼓起勇气向妻子袒露自己的不安和恐惧。

韩子奇的爱情故事从一开始就注定承受着沉重的痛苦。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使他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步履艰难，而内心深处对爱情的本能渴望又不断推动

他前行。在伦理道德的沉重压力之下，他曾是一个勇敢有远见的男人，却逐渐变成了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的人。他原本注定要成为成功者，但他却走向了一个悲剧性的结局。这样的安排是因为他的人生集中反映了时代变迁中社会内部的根本性冲突。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性格导致的悲剧，而是在国家、民族和个人处于历史转折点时，一个人身上所承受的来自各方的复杂价值观的冲击和碰撞，这些价值观天然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了尴尬和困境。韩子奇面对多元文化的诱惑和价值观的多样性，但未能原有的价值体系上，在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精神环境中，孕育出能够指引现在与未来的新生命。

2.3 新女性梁冰玉的悲剧

梁冰玉在《穆斯林的葬礼》中塑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女性形象。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女性往往被定位为男性的附庸。然而，梁冰玉接受了高等教育，拥有着美丽和高贵的气质（邱文韬，2007）^[4]。尽管如此，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她所接受的教育似乎无法为国家服务，因此她选择跟随师兄前往伦敦。与书中其他女性相比，她身上具有更多的现代文化特质，她是作品中第一位开始觉醒，认识到自己作为“人”和“女人”的身份的女性。她接受的教育体现了伊斯兰文化与华夏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

她与韩子奇之间的恋情是在战争环境下的特定情境中孕育的，但更关键的是，这体现了她对个人自由的身体实践，以及对健康和美好人性的大胆追寻。然而，她的个人觉醒和挑战在本质上是脆弱和无力的，当她离开西方现代文明的环境，返回故乡时，她发现自己所爱的姐姐所坚守的传统礼教已经无法接纳她，她在姐姐眼中成为了“狐狸精”，被视作违反教规的“通奸者”（霍达，1988）^[5]。

因此，她坚决地选择了离家出走，她的心路历程代表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自然觉醒和发展。然而，在身为母亲的角色扮演中，梁冰玉不得不面对与亲生女儿分离的苦楚。出于对深爱男人的牺牲，她将两岁的女儿留在了父亲那里，并且为了避免女儿对她的思念，她请求韩子奇不要在新月面前提及她的存在，以免让新月感到自己是一个缺失母爱的孩子。在梁冰玉的文化心理结构中，个体意识和女性独立的觉醒占据了主导，使她超越了民族特定的心理界限，这标志着进步。女性通过个人的爱情悲剧，换取了自我觉醒和独立。

2.4 新月的悲剧

韩新月的角色无疑展现了作者霍达对于仁慈、优

美和智慧的诠释与塑造。在韩家，她不但是韩子奇的女儿，也是梁君璧的外甥女；她受到父亲、兄弟和姑姑的疼爱，却也被韩太太视为眼中的“对手”。身处这样纷繁复杂的家庭环境，新月一方面获得了家人、父兄的宠爱，另一方面也经常面对来自母亲的冷落（高兆宏，2024）^[6]。

她天真无邪且充满乐观，表面上看似是个幸福的人，但实际上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她内心的痛苦。尽管新月被蒙在鼓里，但她并没有像大家期望的那样快乐。韩太太第一次见到新月时的那种“本能的反感”就预示着新月未来的道路将充满艰辛。然而，新月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只能接受一个缺乏母爱的生活。

楚雁潮无疑是新月生命中最关键的人物，他不断地为月新的内心注入力量，教导她如何以开放、自信和坚韧的态度生活。他是新月在有限生命里实现个人抱负的关键支柱。然而，新月也承载着一个独特的宗教身份，虽然她并不像她那些虔诚的母亲和姑妈那样进行日常的宗教仪式和斋戒，但她从未忘记自己的回族身份。

然而伊斯兰教的一个显著特性是其对穆斯林生活各个层面的深刻干预，触及个人、家庭及整个社会。这一深刻的宗教和民族印记曾导致了韩子奇与梁冰玉爱情的破灭，如今又通过韩太太的影响，威胁到新月与楚雁潮的关系，并对新月坚定的意志施加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新月在生命的最后，用她仅余的力量深情地凝视这个世界，然后释然离世。她的出生本就是一次对教规的“违背”，而她的死亡，最终她又因为教义而离世（刘育雁，2007）^[7]。

3 宗教背景下的悲剧

在这部作品中，战争的大背景之下，民族和宗教作为潜在的叙事框架，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回族作为中国众多民族中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自从其形成以来的七百多年历史中，不仅坚守着自己的信仰，而且一直努力坚持维护着血统的纯正。

阳姣丽（2007）在略论《穆斯林的葬礼》的悲剧意蕴中指出，人物的悲剧主要是因为深受其民族与宗教的影响。在文化融合成为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下，这些悲剧显得尤为沉重（阳姣丽，2007）^[8]。小说描绘了玉器梁一家忠实地遵循着回民的传统生活准则——信奉真主、不食猪肉，尽量不与汉族有所交往，坚决避免与汉族通婚。梁亦清用他毕生的技艺造出宝船，也是因为郑和是回族的英雄；他敬仰吐罗耶定，因为在他心中，对穆斯林至高无上的信仰是值得全身心投入的。穆斯

林们毫无保留地信守着自己的宗教信条，然而历史总是向前迈进，文化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这一进程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控制。

梁君璧身为一位忠诚的穆斯林信徒，自幼在穆斯林林中长大，从小就信奉真主，并将遵循真主旨意作为自己生活和行为的准则。当韩子奇在临终前，韩子奇将自己不是回人的事实告诉了她，这对极度虔诚的梁君璧而言，无异于人生最沉重的打击。这象征着她过往的所有努力和坚持瞬间化为虚无，韩家的后代实际上早已经融合了汉族的血脉。

伊斯兰文化的保守性和固执，铸就了梁君璧的刚烈与恶母形象。但是，这种性格并没有改变她的悲剧结局，相反，却加剧了她的悲剧性。通过梁君璧这一人物，作者映射出对伊斯兰文化的沉痛思考以及对神圣信念的担忧。

韩新月也顺势成为，又一次挑战梁君璧和穆斯林宗教信仰的人。然而，新月与她的母亲不同，她并没有盲目或轻易放弃，而是勇敢地诚实面对自己的情感。她想跨越民族界限，将自己的意志自己的爱情视为生命的真谛。但最终，新月在两种文化的冲突和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的束缚下丧生，一个本该灿烂盛放的生命就这样成了牺牲品。

孟庆彩（2008）在破碎的美丽中指出《穆斯林的葬礼》宛如一首赞颂穆斯林

圣洁的史诗，饱含深沉的悲剧色彩（孟庆彩，2008）^[9]。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述，他笔下的角色既是现实中的真实人物，也体现了他的理想向往。他认为，即使一个人的生活充斥着悲剧，也是一种幸运，因为这样的人经历了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心灵磨砺，感受了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高洁和纯净境界。人应该追求成为这样高尚的存在。小说描绘的爱情与人生悲剧，给予了读者们强烈的触动，激发了人们对人生的深思，所以即使这是一篇悲剧小说，却依然让读者感受到了审美的愉悦。

4 总结

《穆斯林的葬礼》是讲述中国穆斯林群体生活和心灵历程的卓越作品（刘彦芬，2007）^[10]。霍达以她独特的视角和深邃的内涵，通过讲述一个普通穆斯林家庭的故事，揭示了这个群体在中国社会中的历史和文化轨迹。

作品中对民族特色和现实矛盾的描绘，既展现了穆斯林文化的独特风貌，又反映了他们在中华文化背景下的生活实况。这种文化的融合与碰撞，为读者开启

了一扇深入探索中国穆斯林群体的窗口。

霍达的写作风格细腻且充满情感，她以冷酷而犀利的笔法展现了人物在政治与宗教环境中的生活。作品中展现的善良与恶劣、美丽与丑陋、智慧与笨拙的对照，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化。这样的对比不只增强了作品的艺术冲击力，也促使读者从多角度去思考和领悟。

参考文献

- [1] 陈美畅.浅析《穆斯林的葬礼》的悲剧原因.新纪实[J],2021(08).
- [2] 胡献锦.爱情的葬礼—解读<穆斯林的葬礼>的爱情悲剧.安徽文[J],2007(7).
- [3] 王俊忠.现代与传统的二难抉择——评<穆斯林的葬礼>的人物形象.内蒙古电大学刊.2005(02).
- [4] 邱文韬.论<穆斯林的葬礼>中的爱情悲剧.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J]2007(04)第4期.
- [5] 霍达.《穆斯林的葬礼》.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M],1988年12月版.
- [6] 高兆宏,钱华.论《穆斯林的葬礼》中的“玉”“月”意象.长江小说鉴赏[J],2024(25).
- [7] 刘育雁.高洁纯净的人生悲剧——浅谈<穆斯林的葬礼>中的悲剧人生.电影文学[J]2007(17).
- [8] 阳姣丽.略论《穆斯林的葬礼》的悲剧意蕴.湖南科技学院学[J],2007(03).
- [9] 孟庆彩.破碎的美丽.吉林大学硕士论文[D],2008(10).
- [10] 刘彦芬.一曲震撼心灵的人生悲歌——浅析<穆斯林的葬礼>的悲剧美.文教资料[J],2007(11).

版权声明: ©2024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 (OAJRC) 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